

# LIBYA

## 利比亚 萨卡

摄影/潘维明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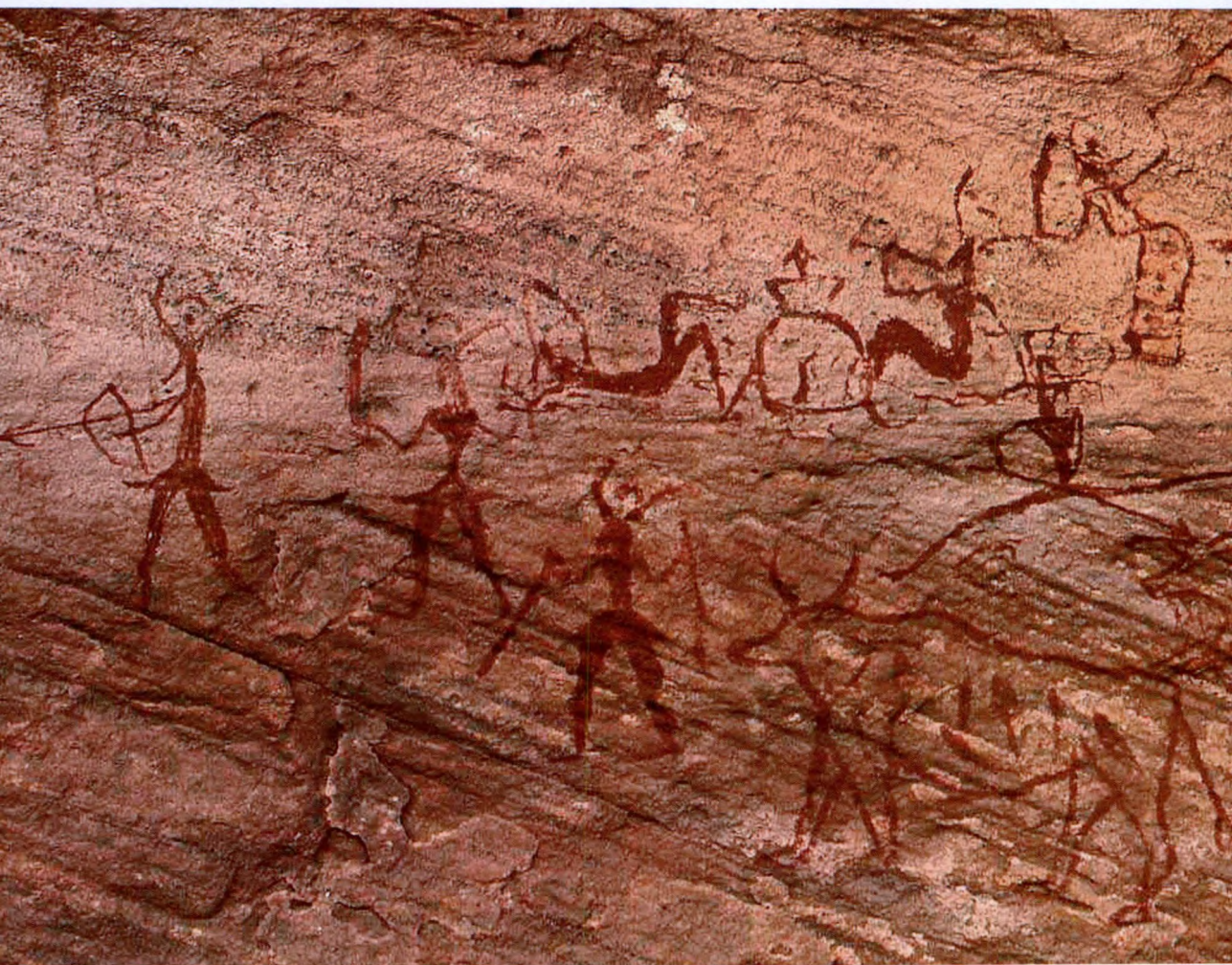
SACAF

利比亚有着数千年的悠久文明，但这个北临地中海、南依撒哈拉沙漠的非洲国家，长期以来并不是作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而存在。利比亚原住民身上固化的文明资源主要来自外部，迦太基人、罗马人、阿拉伯人等先后成为利比亚的主人，然而利比亚人却以超凡的气度和异常的魄力坚持着国家、民族的尊严，也许此时我们可以高喊：“利比亚，萨卡！”（利比亚语，意为“利比亚，酷！”）



■ 撒哈拉之门。





## 利比亚印象

撰文/潘维明

### 旧城

利比亚毗临地中海。隔海相望，彼岸就是意大利。现今只需一个半小时，便可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飞到昔日的罗马帝国。在利比亚各地，民族的文化根基、伊斯兰文明中的珍贵部分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，的黎波里旧城便是明证。如今的世界已经很少见到如此完好、人们的生活依然体现着旧时文明的地方了。

我曾两次访问利比亚，旧城让我留连不舍、梦回萦绕。旧城该有千年历史了吧！她是利比亚文化中最值得珍视的瑰宝，她是活的文化遗存，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得以千年延续。旧城规模不小，居民不下数万，相对于只有500多万的全国人口而言，是热闹繁华之地。

这里是黎波里的商业中心。阿拉伯人天生有经商的习好，这一点在旧城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弯弯曲曲的小巷满布店铺，下班以后，满街的人群……

阿拉伯女人天生爱好黄金首饰，故而旧城的金铺首饰店比比皆是。有趣的是，金铺老板大多又是工匠，店铺里销售的首饰不少是他们的手艺，因而各具特色。除了金铺，这儿还有很多器皿店，铜的、银的、铁的生活用器，也大多是老板及其伙计自己制作的。许多店铺的老板在我看来就是艺术家。卖器皿的店，居然也卖油画。我在一家出售铜银工艺品的店里看到一些不错的油画，画的是旧城的生活场景，有妇人，有小孩子，有专注劳作的手艺人，人物个个栩栩如生。





岩画“狩猎”

旧城让人感到亲切的是人们的善良、友爱与平和的心态。走在小巷深处，时时有人笑着打招呼：“你是中国人吗？”许多人还会用汉语说“您好”、“北京”、“上海”等。

小伙子大多热情开朗，最可爱的还是孩子。无论男孩女孩长得都很漂亮，明亮的大眼睛在浓黑弯长的眉毛下显得格外有神。他们性情大都活泼开朗，不畏陌生，喜欢照相。旧城的女性让人感觉温和和羞涩。每每我举起相机，她们只要发现，就会下意识地躲避镜头。

在阿拉伯世界，旧城女性该是略微开放了吧！穿着也显现了当今世界潮流。女孩们喜爱的牛仔裤配上阿拉伯传统的头巾和黑色的裙袍，别有一番情韵。

## 利比亚之门

在的黎波里旧城，古罗马时期、拜占庭时期的建筑仍有存在。被称为“利比亚之门”的罗马时期的凯旋门，是利比亚人的骄傲。

在非洲大地上，能看到保存如此完美的罗马帝国时代的建筑，真让人惊叹。

利比亚之门让我如此着迷，清晨、白天直至午夜时分，我不下十数次拍摄凯旋门。在门前徘徊徜徉，仿佛回到了罗马历史中。入夜时分，天空是洁净的紫罗兰的亮色。华灯初上，凯旋门庄重辉煌。白天看起来略显凌乱的四周，在夜色里退隐为浑厚的基色，只有那椰枣树修长摇曳的身影和清真寺高高的尖塔忠实地陪伴着它。





## 古堡

遗存的优雅还见存于那座著名的古堡，古堡是当年的国门，是利比亚最好的建筑物，如今它已是利比亚国立博物馆，利比亚人把最好的建筑物给了博物馆。相较于世界著名的诸如英国的大英博物馆、法国的卢浮宫、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国的故宫，利比亚博物馆显得袖珍。但作为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之一，馆内的藏品足以让世界尊敬。

这儿有上万年前古撒哈拉人的岩画，有古希腊、古罗马时期的精美雕像，有规模宏大的希腊、罗马时期的遗址。利比亚的文明与文化自古至今的发展脉络，通过博物馆丰富的展品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从博物馆展厅的装潢到展品布局再到灯光设计，可以看出利比亚人不仅付出了心血也付出了巨大的经费。作为一名得到利比亚文化部批准拍摄博物馆的外国摄影家，我深受感动。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，利比亚人民的生活并不宽裕，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，但是他们不惜节衣缩食也要建起这座国立博物馆，可见他们对自己悠久文化的珍视和热爱。

古堡前的Green广场，至今仍是利比亚的社会中心。有如天安门前的华表，这儿也有两个立柱。高耸入云的柱顶上，分别是骑马武士和扬帆舰船的青铜塑像。一面是风帆，迎风出海，作为海洋的儿女，风帆便是他们





黎波里市中心的古堡大街。

梦想的胸怀；一面是青铜武士，跃马横刀，守卫疆土和出海征伐，便是罗马时期北非人的光荣与梦想。

## 罗马遗存

刚到的黎波里，介绍我进入利比亚的好友便说，这里有塞卜拉泰考古遗址（Sabratha）和大莱普提斯考古遗址（Leptis）两处罗马古城废墟，如今已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你一定要去，你会震惊的。

尽管已有思想准备，尽管已是废墟，但眼前这座两千年前的北非城市，它的气势和规模还是让我震惊不已。在蔚蓝的地中海的映衬下，那整齐排列的罗马柱直指苍天；可容纳千

人的巨大剧场，一片辉煌。站在高处眺望，道路、凯旋门、神殿、剧场、屋宇、浴室等遗址仍清晰可辨。这座罗马帝国的城市规模巨大、气势恢宏且布局井井有条。

那天，利比亚电视台恰好在拍摄大莱普提斯考古遗址。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了采访，对着电视镜头，我们伸出大拇指，用刚学会的利比亚语呐喊：“利比亚，萨卡！”

## 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

古城的黎波里位于利比亚的北部，毗邻地中海。地中海风平浪静、碧蓝有如翡翠，不像美国东西海岸的大西洋和太平洋——前者温柔、有灵气；后者胸怀博大，但时而有



滔天巨浪。利比亚的海滩也与迈阿密、夏威夷、青岛等地不同，那些地方的海滩充斥太多的度假酒店公寓，感觉海洋被喧嚣的人群无尽地索求，已不近天然；而利比亚的地中海滩则是另外一番景象，尽管有人有车有帐篷有游艇，但人们仿佛消退了内心的欲望，他们不是在索取，而是被地中海的海水、海滩温柔地包容了。当地人介绍说，同是地中海，利比亚的南岸和意大利的北岸又不一样。南岸温暖多阳光，而北岸要冷些。于是，利比亚的鱼要比意大利的好吃，利比亚产的金枪鱼世界闻名。

与北部不同，利比亚的南部是燃烧着炙热

火焰的撒哈拉沙漠，这个神奇的名字听着都令人遐想、激动。从的黎波里的国内机场出发，到塞卜哈（利比亚第三大城市，离沙漠最近）只需飞一小时。非洲大陆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大陆，非洲的山脉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。走近撒哈拉的边缘，便是这古老山脉的风化遗存，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魔鬼城。走进撒哈拉的腹地，山岩风化的极致便成了沙，细得不能再细的沙，由此便有了地球上最大的沙漠——撒哈拉。

只有到了撒哈拉才会感受到沙是如此地单纯和洁净。中午，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。赤脚行走在沙海中，脚底感受到一种沁心的温凉。



■ 的黎波里最大的清真寺伽扎尔清真寺。（上图）

■ 卡缇·麦克雅，他在利比亚家喻户晓，被称为“利比亚的卓别林”。（左图）

风是沙的伴侣，也是沙的造型大师，千姿百态的沙的图案、沙的韵律、沙的细腻和雄浑都是风的伟力造成的。夜里，时尔呜呜的风让睡卧沙中的我们听得真真切切；同时，风又是最好的催眠大师，在风吹着沙发出的交响中，我们沉沉睡去，颇为酣畅。一觉醒来，身边的景象已是焕然一新。沙，以新的身姿、新的容颜呈现在眼前。

利比亚无数山的遗存最终化为沙，造型诡异灵动，千变万化，令人生出无限的感慨。撒哈拉沙漠是浪漫主义者、乐观主义者的鼻祖、圣地。中国的老子、庄子、李白如果来到这里，也许会乐不思归。《西游记》的神话极

具想象力，但这些风化的山脉遗存更富神秘色彩。想象昔日（数亿年前）年轻、英俊、伟岸的山脉风化成了如此可爱的模样，难道不能说老去也可以是很浪漫很可爱，而且仍然有助于启迪后来者的心境和思维吗？

撒哈拉沙漠有让利比亚人自豪的文化宝藏，那便是岩画，早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岩画是生活在撒哈拉的先民们的杰作，生动展现了先民们在撒哈拉生活、劳动的场景。家畜、房屋、农具、椰枣树栩栩如生。但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舞蹈着的女人和男人。他们一定是从山和沙的造型中得到浪漫的灵感，才如此地舞姿曼妙。



## 图阿雷格人

撒哈拉沙漠位于北非，属利比亚、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尔等国共有。图阿雷格人（Tuareg）是撒哈拉沙漠的游牧民族，对他们来说，国家的概念不存在，他们与撒哈拉沙漠共生共存。他们属于撒哈拉。

一条又宽又长又轻薄的纱巾把周身裹得严严实实，黝黑的脸庞只露出一双鹰一样犀利的眼睛，这就是神秘的图阿雷格男人的标志性肖像。只有身处撒哈拉才知道图阿雷格人的装束是多么聪明、实用和方便。只有这样才能在酷热和风沙中自在地生活、劳作和行走。一位路上相遇的图阿雷格牧民把我也打扮成了图阿雷格人。同行的利比亚朋友阿德和默罕高兴得大笑，好一个“Chinese Tuareg（中国图阿雷格人）”！

撒哈拉沙漠没有欺骗，没有阴险和狡诈。同样，图阿雷格人的真诚与善良也是与生俱来的。因为人烟太过稀少，远远见到我们的图阿雷格人都会高兴地招手呼喊，而我们也挥手相应。有的还跑过来与我们攀谈，给我们指点方向，而阿德和默罕也会关切地问长问短，热心地送些给我们带的物品。

就连图阿雷格人的骆驼也不怕生，时时过来挡在我们的车前。默罕总是笑着说，它们渴了。于是下车，亲热地与骆驼亲吻，拍拍它们的脸颊，喂它们水喝。似乎还没有喝够，它们会把头伸进车窗再找找。那神情可爱极了，渴望的眼神让我忍不住把它搂在怀里。

在广袤的撒哈拉，更能体会到生命的心灵是相通的，渴望交流。哪怕只是一招手，也是对自己、对自己的同类甚至是另类的一种惜惜相怜，一种精神的慰藉。

## 撒哈拉之门

我们此行还造访了撒哈拉之门。来到巍峨高耸的撒哈拉之门面前，心灵还是受到强烈的震撼。在它面前，我们这辆车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火柴盒，在这大自然的伟大造化面前，人类建造的曾经轰动一时的世界伟大建筑，都变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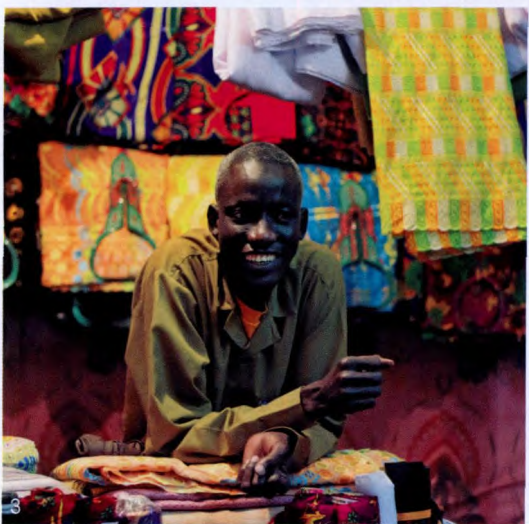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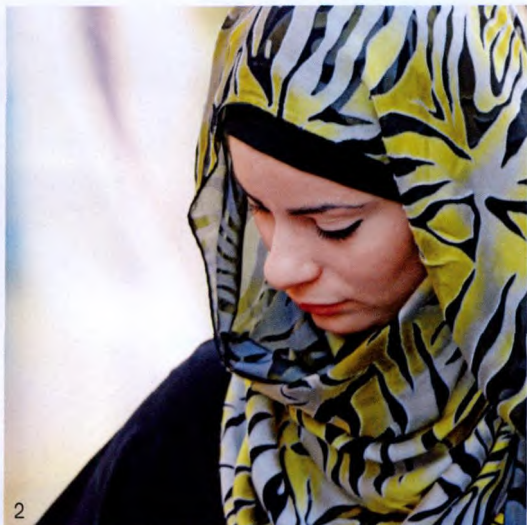
孱弱和渺小。

在撒哈拉的沙漠中生活着一群被当地人通称为“Shahara man（撒哈拉勇士）”的人，此行的司机、今年已45岁的默罕就是其中之一。二十多年来，没有GPS，没有卫星电话，没有帐篷，没有睡袋，生性开朗幽默真诚的他几乎没有停息地进出撒哈拉。默罕自豪地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的人坐他的车进过撒哈拉。

默罕有时也会迷路。沙尘暴刮凶狠了，他便没了方向。这一趟旅行，他迷了两次路。就在拍摄那著名的撒哈拉之门后，车转悠了三个多小时，又鬼使神差般地开回了原地。不过，“Shahara man”就是“Shahara man”，老练沉着的默罕还是找到了方向，我们在深深的夜幕中赶到了下一个宿营地。走出沙漠之后，默罕有些难过地说，可能下次我再来撒哈拉时，他已经不能再跑车了。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，他的脑子坏了才会迷路。现在让我们看看这出入浩瀚沙漠的是怎样的一辆车？这是一台上世纪70年代日本丰田产的FJ吉普车，老旧不堪：保险杠、引擎盖瘪了，转向灯、雨刮器坏了，后视镜、后挡风玻璃裂了，收音机不工作，连车门都有点变形，开与关颇要用点劲……独闯撒哈拉，真够悬的。

在撒哈拉，令人惊奇的不只是这些勇敢的“Shahara man”。撒哈拉地下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（地下水探明储量达250亿立方米）！目前，利比亚正在实施的世界上最大的水利项目——利比亚人工河项目，就是花数百亿美金，将沙漠中的地下水抽取上来，通过总长4200千米的管道，输送620万立方米的生产生活用水到地中海边人口稠密的城镇。临出撒哈拉前，下了一场大雨，公路边出现了大水洼。这就是撒哈拉人的节日。人们，尤其是孩子们，争先恐后地跳到水里，嬉戏打闹，高兴至极。走出撒哈拉的我们，同样是久旱逢甘霖般地兴奋。在岩石的凹处也形成了让人惊喜的小水洼，司机默罕虔诚地跪地祷告，虔诚地伏身喝上几口，那水看起来浑黄，但上苍所赐，干净至极。





■ 图阿雷格妇女（图1）。的黎波里旧城，在市场购物的少妇（图2）。的黎波里旧城服装店里的裁缝，手艺好，人也客气（图3）。的黎波里女教师看到我们在拍摄她的学生，于是拿出手机拍摄我这个外国摄影师（图4）。的黎波里渔市，卖鱼的青年男子（图5）。的黎波里的孩子们（图6）。





### “撒拉木阿来空”

在利比亚，我学会的第一句话便是“撒拉木阿来空”。在利比亚，在撒哈拉，人们之间说的最多就是“撒拉木阿来空”，意思就是“您好”，“How are you”。但是像这里的人们如此频繁广泛地使用：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哪怕只是路上匆匆一遇，人们也互道“撒拉木阿来空”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去撒哈拉的路上有不少检查站、哨所，我从没有看到警察或军人对普通百姓恶语恶相。即便是检查证件或例行的盘问，双方也互道“撒拉木阿来空”，仿佛多年的好友。

我也常常道一声“撒拉木阿来空”，于是就时时感受到利比亚人兄弟般的温暖情谊。

### 链接：

TIPS

潘维明，著名摄影家。1949年生于浙江温岭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。历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、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，现任中国文化书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、凤凰潘福来专业照相机有限公司董事长。2001年出版摄影集《中国农家》。2003年出版大型画集《中国少林寺》，3册共1200页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体画册之最。2006年，荣获中国摄影家协会“杰出贡献摄影家”称号。2007、2008年，受利比亚文化旅游部部长邀请访问利比亚并进行专题拍摄。2010年，大型画册《利比亚——透过一个中国摄影师的镜头》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。